

温暖的脚印

孙中才◎著



温暖的脚印

孙中才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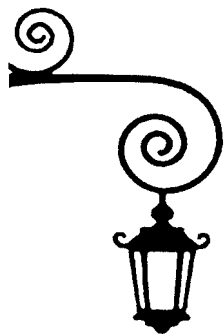
温暖的脚印 / 孙中才著. —北京 :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048-5473-5

I. ①温…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0257 号

责任编辑	赵 刚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125)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466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写在前面

立金让我把可以定稿的小说和散文都整理一下，他去联系出版社，想把它们汇编结集出版了。

用了几天时间，零散的文件聚拢起来了，粗略一统计，竟有 32.8 万字，再加上这段“写在前面”，足有 33 万字了，印到纸上，恐怕是不薄的一本书了。兴奋过后，心里涌出一串愧疚与歉意，把自己紧紧地缠住了。

业余写作，最基本的条件是“闲”，有闲心，抒闲情，写闲文。可“闲”，历来是个贬义词，咱们的生活条件闲得了、闲得起吗？困顿、紧迫、不安和忧虑，几乎始终紧逼着我们，给“闲”填满了战栗。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听说，社会分给各个家庭的压力是一定的，每个家庭成员所应承担的份额也是一定的。你安静了，一定有别人受搅扰了；你避开了，一定是别人顶住了；你闲了，一定有别人累了。好在我的夫人

刘兰芬深知我的生活能力有限，而且改进潜力更小，便早已断绝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望。于是，家里的一切凡是她自己能干的，一律包揽过去，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操持劳碌。常见的是：我，静静地躲在书房，乐此不疲地写着什么；她，出出进进，无可奈何地干着琐事儿。长此以往，似乎也习惯了。如今，这聚集起来的一堆文字，算是收获了。可收获的是什么呢？大部分是家人无谓的牺牲和贡献！越看越觉得愧疚，感到欠了兰芬一大堆东西，都是些什么呢？说不清楚。总之，谁都明白，是欠下了！

十几年前，断绝音信 30 多年的李敬从香港来信了，鼓动我写点东西陆续寄给他，还给我开了稿费价码，但稿费要先积存在他手里，等我成才之后再一并发还。李敬，我童年的好朋友之一，后来定居香港成了作家。李敬自幼就办事认真，但不乏诙谐和幽默，他自己也是个自由撰稿人，不经营出版社、不办杂志，哪有稿费，还能预支？明知戏言，但我刚刚置办了计算机，对拼音输入瘾头正旺，便假戏真做，起早贪黑，日夜兼程，似乎仅仅两个多月，就接连着给他寄去了 6 篇稿子。李敬立即回信：来稿质量不济，但速度可观，仍有望成长。只是本人收回承诺，今后不再预付稿费，以前的也一律收回。至于理由，无可奉告。以后写与不写，请君自便！真言挑明，理应清醒，可我手已写滑，不便他就，加之暗得的几分趣味已经惹来点点醉意，便继续写了下来。2002 年初夏，我病倒住院，李敬来京送给我一条很精美的手链，坚持让我至少晚上睡觉带上，说是对血脉有益。说明书上标明，那 10 颗形似圆柱的大玉石珠子是西藏天珠，夹在每两颗大珠之间的那对小珠为和田羊脂。我后来路过台北的一家珠宝店，从门前那耀眼的广告牌上得知，一颗天珠价值新台币 29 999 元，折合人民币 7 500 多元。心里暗算，羊脂尚不计算在内，那手链已是李敬答应稿费的 30 多倍。对成才的，呵护不过百倍；对不成才的，呵护也竟然达到三四十倍！再一动笔，好赖不想，却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一点儿类似“以工代赈”

的隐情！

北京的专业作家甘铁生，是我的一个中学学长，读过我写的几篇短文后，见面评价为“有不为稻粱谋的风韵”，接着谈到素材、剪裁和语言。在他看来，“不为稻粱谋”，且“平淡而近自然”，必有不凡之处，努力坚持，自娱亦可成器。对于他把“不为稻粱谋”和“平淡而近自然”视为特点，我很感欣慰，并对技法稍有顿悟。而对“努力坚持，自娱亦可成器”就有些将信将疑了。当时，我对“自娱”，尚有热情；而对“成器”，却已失望。

见他对那些素材很感兴趣，我便说道：

“等你有时间了，我把那些素材讲给你听，你把它们好好写一写吧！”

“不，不！使不得！使不得的！对于素材，你想到一定程度就得动手，不然，就会觉得欠了人家一笔账！最好别讲出来，一讲出来，会连累别的作家一块儿觉得欠了账！”老甘赶忙制止。还补充道：

“对于一些人和事儿，有了动心的地方，就赶快动手，否则你将来会很后悔的！除非你尽量少动心思，别去想那些人和事儿！”

“不赶快动手”或者根本不动手，这我能做到。可对有些人 and 事儿，特别是对那些我心怀敬意的人和事儿“别去想”，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照他的说法，业余写作是停不得的，一停，既对不住素材，也对不住自己。不知为什么，后来再见到他时，我便尽量不谈写作的事儿，唯恐对他再欠下点儿什么。

我的一篇短文发表后，一个电话打到了家里，夫人拿起了话筒。原来对方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女同学。二三十年不见，两个人说了许久，最后又送到了我的那篇短文。听得出来，对方讲了几句赞扬的话。话筒转给我，依然有几句赞扬，但语气和语调很快就恢复了青年时代的诙谐和淘气，让我想到了“资质”或者“执照”之类的东西。玩笑归玩笑，她的话却再一次地提醒了我对文体规范

的注意，还更加记住了那个要“平淡而近自然”的告诫。老甘提到过的这句告诫，她又提到了。我感激我的老同学们，心里收下了他们的关照和希望！

高立金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我们相识在一段激奋日子的开端上。起先，我们只讨论专业问题，后来他兼任起这些闲文的第一读者。立金毕业后转行了，专业讨论自然终止了，但他却仍旧要我把每次草成的闲作发给他看，继续担当第一阅稿人和评论人，而且转为专门的了。屈指一算，至今这又持续了13年有余。他的每一条修改意见，都透着中肯，垫付了好一层智慧！现在，又出资劳神忙于本书的出版。真希望这本书能尽快面世，好及早了结了这新增的负担！

天边几道火烧云，夕阳里的路交织着金黄与明亮，穿过阳光下的风景，身后留下了温暖的脚印，伤感的雾飘起淡淡的紫色……

还要走下去。坚信，只要向前走，新的总比旧的更诱人！

更好的，一定是还没有到来的！

2011年3月13日于家中

目 录

写在前面

阳光下的风景 1

歌儿，留下了 2

掺沙子 7

车过凉山 15

老经 24

文女和八斤 31

萧雁 42

于大姐 48

周瞎子 57

文博兄 66

四舅爷 79

远方的星星 101

喜鹊下蛋儿 102

敬佛与祭灶 107

小眼儿木匠 113

半笼儿苹果 120

写春联儿 127

哈苏达及其他 132

三太与二爷 142

一罐儿玫瑰酱 151

二胖子和郑二叔 157

姐夫老翟 163

五叔	170
基督二哥	178
老屈大爷	186
自由的天空属于美丽和善良	193

温暖的脚印	196
-------------	-----

环谷园	197
小多姿	212
向科学民主致敬	216
我和小哑巴	218
酒，是好东西	224
我的《快活林》	228
给伟钢的信	229

一勺微澜	231
------------	-----

富贵竹	232
为着科学 为着教育 为着人民的利益——祝贺严瑞珍教授 70 寿辰	234
希望	237
片刻轻松也可贺——在 2002 年全系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238
在 2002 年校团委暑期实践活动动员会上的致辞	239
该把独立发展的条件还回来了	240
学校和教师	243
介绍黄宗煌教授	244
绿豆蝇及其预示	245
努力工作，做普通劳动者	247
小草儿与大石头	249
一双背影	250
孙中才	253
献给我的学生	255
轰轰烈烈与平平静静——写在校庆 70 周年前夕	257
一件小事儿	262

生产队长与民兵连长	264
两个女孩儿	266
草坪里的小路	270
给李强婚礼的祝词	274
我的两个黑人孩子	276
理想、学习和责任	283
将军节	286
在研究生聚会上的讲话	292
月光下的小溪	294
爱，涌出的歌儿	295
我们的共和国与粮食	299
莱茵，静静地流	303
一棵树——记德国 Bonn 大学 Henrichsmeyer 教授	311
黑屋里	314
痛苦、责任与文学	315
“忽悠胜利的时代到了”	319
丁氏家族今何在	320
中国的特色	322
黑猩猩、大猩猩和人	323
两件古董	325
天空、月亮和星星	326
一点感触	327
哀哉，“镇桥侯”	329
对民族主义需要分析	332
幸运与感激	334
根	336
沉静是什么	338
其实大有空缺	340
我们的机会与警觉	342
关怀与追求——读陈填诗集《谁来点上灯》	347

窄窄的背巷	349
苦难的尾声	350
巫师与治病	353
谁之罪	356
女儿的泪	358
夏蝉	363
爱和责任	366
蚂蚱与神气	367
有人愿意写	370
跪着吃饭与傻子	372
拿来主义与自我蜕变	374
草原小景	376
上帝，你也有错儿	378
故乡的老井	383
人生与梦	389
备忘录	390
神圣的愚昧	395
流言与诽谤	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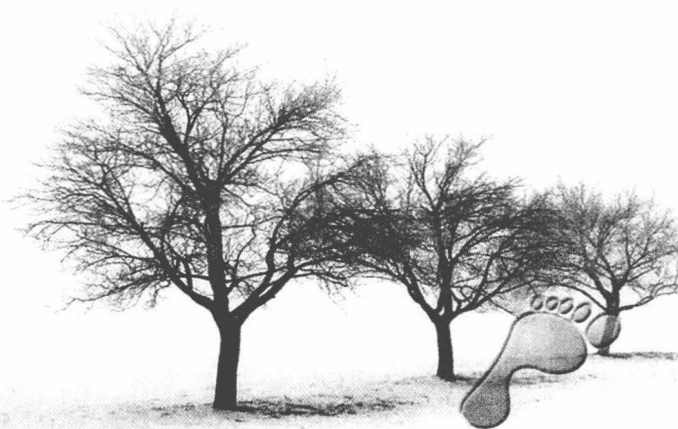
窗口的风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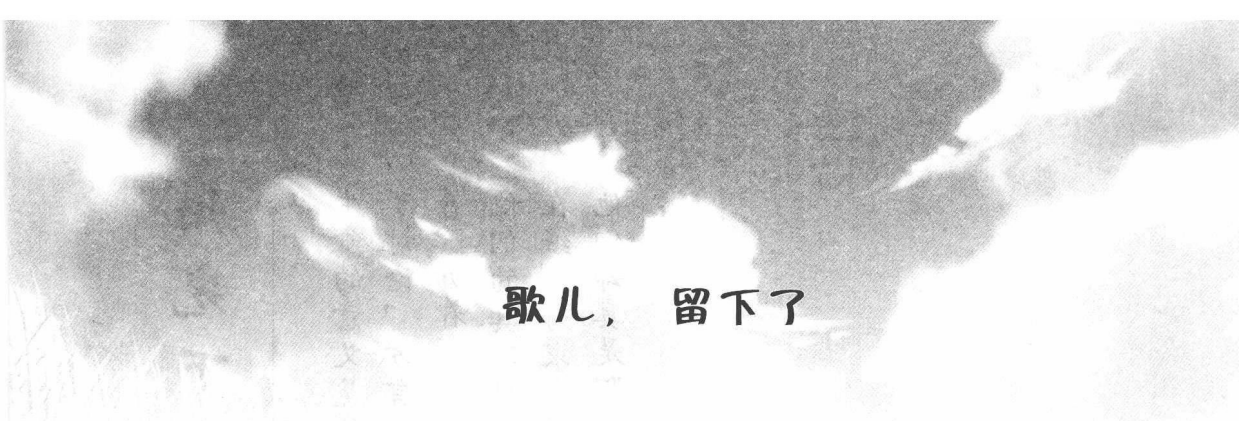
学习与思考	401
现象—精神—表达	410
科学与数学	411
隐含的假设	412
酒与文章	414
三大荒漠	415
沙海与残月	417
数学有惊人的推导力	418
两个层次的精确化	419
表演与科学	421
鼓励经济科学走向可控制试验	423

纪律	425
大海与知识	427
从框架到中心孔	428
判断与学习	431
读书偶得 1: 1776 年的三大事件	433
读书偶得 2: 何不先画张草图	435
读书偶得 3: 不要辜负了希望	440
读书偶得 4: 谁更可能在脱离实际	443
中青年的学科与中青年的学者	
——致 2005 年全国中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	447
好察、不智与无朋	449
遗产	451
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最新综合	453
惊—喜—思	458
伤感的雾	460
悼念京昌	461
悼王森	464
漂泊的心灵	465
送夏燕平	469
一颗小豆儿——写在山根儿病危时	473
不熄的火炭儿——写给刚走的史铁生	478

阳光下的风景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才是人世的永恒？前人用一生参加了讨论，方言不同，神态不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听着，听着，记录着，思索着。似懂非懂，模糊不清，还说不准他们的真实姓名，只好用符号代替，又猜测了一些细节，落在纸上好求个顺通。这是小说吗？这不过记着我的谛听。但他们却真是阳光下的风景！





歌儿，留下了

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更确切一点儿说，是 1970 年到 1971 年，在沈阳空军干校里，我结识了一位全国著名的作家。当时他是空×军的文化处长，他的《半夜鸡叫》，是我们小学语文的著名课文。后来得知，我们竟然是没出二百里的乡亲，而且他对我家乡的一个人的印象极深。

那是他的一个战友，1945 年到 1948 年，他们在一个连里一直待了近 4 年。那人长得高大帅气，打仗勇敢，文化学习刻苦。平时不言不语，却很会唱戏，他唱的《苏武牧羊》和《西厢记》，成了全连联欢的压轴儿节目。当时，部队实行文化教育，战斗之余，战士们要学习文化知识，还把程度不同的人搭配起来温习和讨论，叫做“学习对子”。这位作家与我的那位同乡，就是这样的一对儿。作家，原来在家读过两年书，程度稍高；而我的那位同乡，以前则一天书也没念过，属于被帮助对象。据作家回忆，他的这位对子，却惊人的刻苦和聪明，只一年多功夫，就走到了全连的前面，基本上也能读、能写了。

“那时，我开始写日记。其实，主要是回忆小时候的经历。写了就给屈连盛看，他总能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建议。”作家跟我不止一次地这样提到他的那位老战友，而且总是流露出深深的怀恋。原来，解放后他出版的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初稿的第一读者，竟然就是我的那位同乡！

“那么，他自己不写点儿什么吗？”我问道。

“一开始不写。后来我编快板儿老找他凑词儿，他就偷偷地写起来了，可从来没跟人说过。别人也不知道，总以为他还是像过去一样在练习生字呢！”

老早就知道，这位作家的成名作出版之前，他就已经是全军出名的“快板儿大王”了。凑词儿就是采风。更没想到，我的那位同乡还竟然是这位大王的帮手，为他的创作和腾飞，注入过灵感和激情。

作家接着告诉我：“在汉口，他提升为排长；我当了干事，调离了原来老部队。从此，我们俩就分手了。以后就再没见过面儿。后来，听说他牺牲了，就在我们分手不到两个月的时候。”

与那位作家分别十几年后，我与父亲谈起了这位作家，也谈到了当年在干校时的这件事。一提到“屈连盛”，父亲立刻告诉我，就是前街老屈家那个“放驴的犟小子”。父亲记忆力极好，毫不费力地给我讲了他的身世。

老屈家挺穷，但不曾闹过大病大灾。可就在连盛这小子出生后，家里却接连死人。先是她妈妈，傍晚做饭，刚要点火，觉得心口窝儿疼，进屋躺下，不到半袋烟工夫就断气了。接着，半年后，姑姑出去喊他回家吃晚饭，呛了几口凉风，回来后便咳嗽不止，没几天也死了。再就是他爹，后来是他爷爷和奶奶。从他五岁上妈死，到九岁上奶奶死，四年里，本来祖孙三辈的六口之家，就只剩下了他一个小人儿了。还好，家里总还有两间草房和一条毛驴，隔墙左右院里住的都还是本家叔婶。这家给个饼子、那家给碗饭，免不了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总算没有过分饿着。四季交替，寒来暑往，穷孩子的衣着也好凑合。就这么着，一转眼也把这个孩子拉扯大了。眼看着他的脑瓜顶就和驴背平齐了，大伙儿便认为他能够放驴了。几户本家合计了一下，加上他爷爷给他留下的那头，一共四头，凑成一个小驴群儿，让他到甸子上去放。这样，也好安排他到各家去吃饭。他的那头驴，是条草驴，挺老实；另外三头却都是叫驴，格外淘气。一次，一头叫驴欺负他的那条草驴，连盛便挥起鞭子，连吆喝带哭，要把驴赶得远一点儿。不料，那驴起先说什么也不走，后来又一个蹶子跳进了一个泥窝子，四腿深陷下去，紧着扑腾也出不来了。后来越陷越深，没等把大人喊来，那驴就呛死了。

这一下儿，可真让人更加心惊胆战了：连盛啊，你咋这么邪性呢！

不知道是叔婶中的哪一家，暗地里找人给这小子偷偷地算了一命。也不知道那个会算命的人到底是怎么说的，反正把本家人都吓住了。个个思

付着，从今以后，自家的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放了；至于自家的饭食，那当然不能轻易再给他吃了。霎时，“灾星”、“克星”、“丧门星”等称呼，争着抢着要作为表示罪恶的符号，想一齐印到这个孩子的脑门儿上。紧接着，这些称呼又化成了种种警示性暗语，在这个孩子的周围默默地传扬开去，让人听了手心发凉。

人们无言的举动和看得见的脸色，令这个孩子渐渐地离人群越来越远了。从开春到秋末，一天到晚不离开甸子，时刻和他那头毛驴待在一起。渴了，喝泡子里的水；饿了，挖茨菇，摸鱼，捞虾，烧着吃。

然而，却不知道是谁弄错了机关，老天爷愣给了这小子一个聪明的脑瓜和嘹亮的歌喉。那脑瓜的聪明劲儿和歌喉的嘹亮劲儿，用父亲的话说，可真称得上是难得、少有。戏里的主要唱段，他只要听上一遍，转过身去就能学出来。活灵活现，字正腔圆，令行家赞叹。但在众人面前，他却极少开口。当甸子上只见牲口不见人影时，那缥缈的地气，碧绿的草浪或者带点儿笼屉香味儿的秋风里，便常常飘出阵阵歌声。那是他正躺在树后或者草丛里唱呢！人们听出来了，那是上冬村里剧团演的《苏武牧羊》、《西厢记》里的大段唱词。那嗓音、韵味儿，真赶上了村里的名角儿。再配上这原野的风光，更令人痴迷、陶醉了。

听到这委婉的曲调，人们时常纳闷，也时常猜想：这小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股子灵气呢？东南西北都想到了，全是死胡同儿。最后，才终于想通了：对了，这家乡的十里杨柳、百亩荷花，还有那千顷草甸子，哪能没有一点儿神韵和上苍相通啊！

人们的冷淡和恐慌，像一把大剪子的两个利刃，一张一合，恨不得把所有能让这个孩子顺利成长的机会，全都剪断。因为他的茁壮，就意味着克劲儿更大，别人就要更遭殃。可大泡子里的水、甸子边儿的野菜鱼虾，却只顺天意、不遂人愿，偏偏让这个孩子一晃就出落成了一个一表人才的小伙子。15岁那年，村里剧团看中了他，要吸收他来当演员。在外人看来，这可是他难得的福分，从此台上风流、台下风光，他脑瓜顶上的这个“星”那个“星”，都将被人们摘掉。而且，说不定哪天，还会被“明星”所代替呢！

可管事的人兴冲冲地来找他时，他却一开始就回了人家一个“不！”，

接下来便是不说话。劝到半夜，仍然一声儿不吭。

管事的生气了，骂道：“小鳖犊子，你也忒不识抬举了，你整天价能给驴唱，能给野地唱，怎么就不能给人唱呢！人家请你，又不白唱，你反倒拿起架子来了！这不是孽种加贱种吗！”

尽管挨骂，连盛仍旧一声儿不吭。看惯了白眼，头顶着那么多星号的人，还怕骂吗？再说了，管事的是个长辈，长辈骂人骂到了“犊子”和“种”，那多少也是他自个儿在骂自个儿了！

一直到看着管事的再不会大发作了，连盛才慢慢地说道：

“我不是想给驴唱，也不是想给我自个儿唱，我只是想把戏再唱回给戏里去。”

这是什么话呀？管事的实在听不懂，也实在想不明白，只好摔门走了。

不久，小日本投降，八路军挺进东北，一支部队进驻东边的临村里。那天早晨，天边的鱼肚白上刚泛出一抹淡红色的霞光，连盛便迎着它奔了过去，参加了民主联军，跟上队伍走了。以后的事情，最主要的，看来就是作家所告诉我的那些了。

父亲回忆到，连盛大概是1949年6、7月份牺牲的，与作家听说的正相符。接近年底，他的遗物和证书被送回家来。在装着一堆军功章和奖章的挎包里，夹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铅笔字，写的主要是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有些词句提到了家乡的湖光山色，但没有提到人情世故，更没有回忆自己的身世。读起来既像是快板儿，又像是顺口溜儿，可又觉得既不像是快板儿，也不像是顺口溜儿。懂行的看了，说这是些歌词儿，但显然属于初学乍练，还很生疏，不少句子不通顺，词难达意，让很多人读不懂。但当时人们正开始新的生活，朦胧中感觉到，连盛说的离他们不远，有的还挺贴近。于是，便从中体会了些什么。当然，也包括了那些难以启唇的内疚。

几天前，在北京我见到了那位作家。我们自然又谈起了屈连盛，我便告诉了他后来我所听到的一切。作家如今已是七十开外的年龄，动作明显迟缓，可思维依然敏捷。看得出，这一切他都还是初次听说，屈连盛从未与他谈过自己的家事和身世。我有些疑惑，但作家只是微笑不语。沉默了